

少年成长悦读经典（图文典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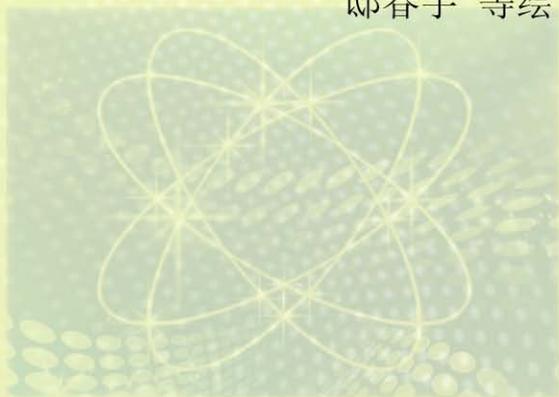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第2辑

（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

巩璠 等改编

邸春宇 等绘



连环画出版社



少·年·成·长·悦·读·经·典·

图文典藏版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FU'ERMOSEI



TAN'AN QUANJI

第②辑

连环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 (英) 柯南道尔(Conan Doyle,A.) 著; 巩璠等改编; 邸春宇等绘.
—北京: 连环画出版社, 2010.12
(少年成长悦读经典: 图文典藏版)
ISBN 978-7-5056-1395-9

I. ①福… II. ①柯… ②巩… ③邸… III. ①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缩写
本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427号

少年成长悦读经典 (图文典藏版)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原 著: [英国] 柯南道尔

改 写: 巩 璠 李 雪

绘 画: 王文成 袁 帅 郭 凤 佟 浩 陈 凯 邸春宇 石 超 杨子龙

李未名 袁占山 张桂桐 王 铎 姚沙沙 戴司同 陈 露

封面设计: 眉 采 封面画: 方漪丽

责任编辑: 李雪竹 张 煤

出版发行: 连环画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北京市北总布胡同32号)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20.875 字数: 400千字

2013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6-1395-9

印数: 1-8000

定价: 38.00元 (全3册)

目录 CONTENTS

空房子

No.002

建筑师的阴谋

No.014

骑单车的神秘人

No.027

黑彼得

No.041

第二块血迹

No.057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No.073

三个大学生

No.087

失踪的中卫

No.100

失踪的女士

No.114

戴面纱的女人

No.127

目录 CONTENTS

初识福尔摩斯

No. 135

劳瑞斯顿花园街的惨案

No. 139

警察栾斯的叙述

No. 148

广告引来的客人

No. 154

特白厄斯·葛莱森大显身手

No. 161

一线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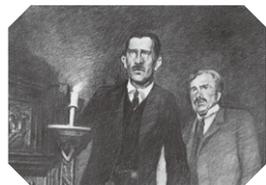
No. 169

沙漠中的旅客

No. 177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FU'ERMOSI TAN'AN QUANJI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空房子 *Kong Fangzi*



1894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莫名其妙地被人杀害了，全伦敦的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情。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他同他的母亲和妹妹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整天出入上流社会，人缘很好，没有什么仇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唯一的爱好就是打牌。

他加入了一个纸牌俱乐部，几乎每天都在那儿打牌消磨时间。他虽然打的次数很多，但是每次下的赌注都不大，加上他继承了一笔很大的财产，所以打牌的输赢都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打得小心，并且常常等到赢了才肯离开牌桌。他被杀害的那天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十点整。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

回来以前，他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梅鲁斯夫人想对儿子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桌子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还有一些金币和银币，总共十一镑十先令。钱币的旁边有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他在遇害前可能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除此之外，屋子里没有发现任何武器。

事情太奇怪了！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第一，为什么阿德尔要从屋里把门插上？如果凶手也在屋子里，那他只能从窗口逃跑。

第二，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有一块狭长的草地，上面也没有任何痕迹。

第三，如果凶手不是在房子里打死阿德尔的，那么他就是在窗户外用枪打阿德尔的。那凶手的枪法一定很好，因为窗外的草坪有四十英尺宽。更奇怪的是，窗外的草坪旁的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很多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但却没有任何人听到枪声。

第四，阿德尔没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我想来想去，都没有答案。一天傍晚，我到公园去散步，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有残疾的老人，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我连忙捡起书，向他道歉，可他讨厌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了。

我回到家待了没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更让我吃惊的是，来找我的就是那个抱着书的残疾老头。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好像在极力显得沙哑。

“是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道歉的，先生，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鲁。所以我一瘸一拐地跟在您后头，来这里拜访您。”

“这只是一件小事，不必放在心上。”

“先生，我也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看样子，您也是个爱书的人，我的书店里有很多好书，而且非常便宜。您看，您的书柜第二层还有些空地方，再买几本就填满了，那会显得更加整齐好看的。”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回过头来，福尔摩斯站在书桌对面，正对我微笑呢。我一下站了起来，吃惊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我好像是晕过去了。等我醒来，我发现我的领口解开了，嘴里还留有白兰地的味道。福尔摩斯正站在我的旁边，手里还拿着一个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很熟悉的声音说，“我很抱歉。我没有想到我突然出现，会让你受到这样大的刺激。”

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手。

“福尔摩斯！”我大喊了一声，“真的是你吗？难道你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

“等一等，华生，你先冷静一下，我慢慢地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你听。”他说。

“好的，可是不管怎样，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

他坐下来，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开始慢慢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好吧，就先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不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但我给你的纸条可完全是真的。当我发觉我的退路已经被莫里亚蒂教授堵死了，我知道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于是我和他说了几句，他允许我给你写张纸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在那里，就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紧紧地跟在我后面。前面是个悬崖，我已经无路可走了。这时，他突然扑了上来，把我抱住。可能他急着对我报复，就忘了掏出枪来，这倒救了我一命。我们两人在瀑布边上扭打成一团，但是我学过点儿日本柔道，这就起了点儿作用，他反而被我推了下去。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两手向空中乱抓，落了很长的距离，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被弹出去，掉进了水里。”

“可是还有脚印呢！”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一个也没有。”

“这是我故意安排的。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机会！想要杀死我的至少有两个人，教授死后，他手下的两个人肯定会报仇，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想杀了我，这很危险。如果大家都以为我死了，那么剩下的两个人会很快露面，我在暗处，就很容易抓到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仍然还活着。”

“于是，我开始观察后面的悬崖。悬崖并不是光溜溜的，上面有一些凸起的地方，我想我可以从这里爬上去，虽然很冒险。华生，瀑布在我脚下轰隆隆地响着，我好像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中对我喊叫。好几次我都没有抓住身边的草，差点儿就要滑下去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空地，离崖顶已经

不远了，我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就躺在上面休息。

“正在这时候，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下来，紧挨着我身边擦过去，我差点就没命了。开始，我还以为这块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可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上面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我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莫里亚蒂并非一个人，他还带了一个帮手，那个人一直在暗处，看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他绕道上了崖顶，想要替教授杀了我。

“这时，我又看见那张脸从崖顶朝下张望，我知道另一块石头马上就要落下来了。我赶快往下爬，这比往上爬可难多了，而且还有石头从我身边落下去。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踩空了。上帝保佑，我掉在那条窄道上，虽然摔得头破血流，但命还是保住了。我爬起来就拼命地往前跑，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路。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一来包管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了。

“华生，我不是有意瞒着你的，但如果你知道我还活着，你也一定写不出那篇充满悲伤的关于我悲惨结局的故事，别人就不会相信我已经死了。后来我去找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他是我唯一可信赖的人了。在这三年中，我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担心你不小心泄漏了秘密。我现在的处境还很危险，所以只能化了装来找你。

“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后来又去了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最后回到了法国。当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了，而且他现在在伦敦，我就赶回来了。很巧的是，刚好发生了公园路案件，这对我可是一个很难遇到的好机会，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这是为



什么。我回到贝克街自己家里的时候，把赫德森太太吓坏了，真对不住她。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都保存得很好。然后我就来找你了。”

这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要不是福尔摩斯正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说着话，我一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他继续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事情要问我，但今天晚上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们只能谈到九点半，就要去经历一次冒险了！”

到了九点半，我和福尔摩斯乘着马车向贝克街方向驶去。我口袋里装着手枪，有些激动，而福尔摩斯显得很冷静，一句话也不说。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叫马车停了下来。下车后，他向左右看了一下，确定没有人跟踪后，带我走进了一条偏僻的小道。我们穿过一扇木门，进了一个没有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了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走进去，他就把门关上了。

那里边黑漆漆的，很明显是一所空屋子。福尔摩斯拉着我，来到一间正方形的大空房，这里四角很暗，只有中间的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得有点儿亮。

“你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他悄悄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透过模糊的玻璃往外看。

“不错。这里就是我住所的对面。”

“咱们干吗来这儿？”

“因为从这儿可以看清楚对面我的房子。华生，你看看对面，千万小心，别让人看见了。”

我向窗户外望去，一下吃惊得叫了起来。窗帘已经放下了，屋里点着灯，窗帘上清楚地映出屋里坐着一个人：那头的姿势，宽宽的肩膀，有棱有角的脸，不就是福尔摩斯本人吗？我转过头，想弄清楚他还在不在我身边。他笑个不停，但是没有出声。

“天哪！”我大声说，“这妙极了！”

“这是我请奥斯卡·莫尼埃先生根据我的样子做的蜡像，其余的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对，是莫里亚蒂教授的手下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那个从悬崖上丢石头的人。他相信我早晚都会回寓所，就一直派人在那儿监视。今天早上他们看见我到了伦敦，可能今晚就要对我下手了。可是他一点儿不知道咱们反过来监视他了，今晚咱们就要抓到他了。”

我们一同站在黑暗中，一句话也不敢说，注视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我无意中又看了一眼对面的窗户，又跟刚才那样大吃了一惊。我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对着前面一指。

“影子动了！”我叫出来了。现在，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向我们，而是背对着我们了。

“它当然动了，”他说，“华生，我可不是一个笨蛋，一个不动的假人能骗住那个欧洲最狡猾的人？咱们在这屋里待两个钟头，赫德森太太已经把蜡像的位置改变了八次，每一刻钟一次。她躲在后面，这样她自己的影子就不会被人看见。”

快到午夜的时候，福尔摩斯突然拽住我，退到最黑的屋角里，一只手捂着嘴。一阵轻轻的响声传进我的耳朵，这声音不是从贝克街传来，而是从我们藏身的这所屋子后面传来的。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福尔摩斯靠墙蹲下来，我也照样蹲下来，手里紧握着我的左轮手枪。我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从我们旁边走过去，悄悄地靠近，并轻轻地打开窗户。远处的灯光把他的脸照得清清楚楚，他的脸又瘦又黑，十分凶悍。他手里拿着一根像是手杖的东西，他好像在上面装上了什么东西，手杖就

变成了一支枪。他对准对面的蜡像，扣动了扳机。正在这时，福尔摩斯像老虎似的向他扑过去，把他摔倒。他立刻爬了起来，用力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跑过去用手枪柄在他头上给了一下，他就倒在了地板上。我扑过去把他按住时，福尔摩斯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两个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进屋来。

警察把上校抓了起来，上校狠狠地盯着福尔摩斯，不停地嚷道：“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上校，好久不见！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但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到这间空房子里来，我以为你会在街上行动，那里有警察在等着你。”

福尔摩斯早把手杖，应该说是一支威力很大的枪，从地板上捡起来了，正在细看它的结构。

“真是一件罕见的武器，”他说，“没有声音，而且威力极大。我认识那个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工冯·赫德尔，这支枪是他给莫里亚蒂教授特制的。我还是把它交给警察吧！”

就在警察要带走莫兰上校的时候，福尔摩斯问道：“你们准备用什么样的罪名来控告他呢？”

“什么罪名？自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

“这可不行，我可不想去法庭。他就是花园路案件的凶手，你们还是以这个罪名告他吧，这样一来，他就要在监狱里过他的后半生了。”

我们又回到了福尔摩斯的住所，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赫德森太太已经在等我们了。

“赫德森太太，你干得好极了。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先生。它恰好穿过头部，然后碰在墙上砸扁了。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给您吧！”

福尔摩斯接过子弹，边看边说：“恰好击穿大脑！在印度的时候，他是最好的射手，我想现在伦敦也很少有人比他强。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那你看看这个吧！”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资料，递给我。

“我收集在M部的都是最狡猾的罪犯，最后那个就是咱们今晚见到的朋友。”

资料上面写着：

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无职业，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

1840年在伦敦出生，先后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读过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中的三月》（1884）。住址：管道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在这页的空白处，有福尔摩斯写的一行字：伦敦第二号最危险的人。

“真叫人惊奇，”我把本子还给他时说，“这个人还是个体面的军人呢！”

“不知道为什么，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他退伍后，来到伦敦，弄得名声很坏，后来成了莫里亚蒂教授的帮手。

“我在世界流浪的时候，一直在小心地提防着他，并寻找制